

前立
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創辦人
法委員

成舍我先生紀念文集

南加州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友會恭印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七日

成舍我先生行狀

先生諱希箕，又諱漢勛，考入北京大學時改稱成平，筆名舍我，久之，人皆習稱「舍我」而不名。湖南湘鄉人，民前十四年農曆七月十二日生於南京，先考心白公，任安徽舒城監獄典史，幼家安慶，從父受經史詩文；宣統元年，入湖南旅皖第四公學讀書，公學約當於今日之小學，家貧，中途輟讀。時辛亥革命起，黃興為南京留守，號召成立青軍，先生悄然應徵，年僅十四，父以其幼阻之，遂不果所願。

當心白公任舒城監獄典史也，有集體「反獄」之事，遂被誣入獄，官吏昏瞶，呼救無門，上海神州日報駐安慶記者方石蓀激於正義，為長文報導真相，一時輿論大譁，心白公因獲平反。先生感於新聞力量之既大且深，從軍不成，決立志為新聞記者，先為「安慶民報」撰稿，民國二年，獲聘為外勤記者之職，時年十六，是為從事新聞工作之始，先生一身志事，於焉發軔。

自是以還，先生盡畢生之力，陸續參與或經營及創辦之報社，計達十餘家，如安慶民報、瀋陽健報、上海民國日報、北京益世報、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世界畫報、民生報、上海立報、香港立報、自由人報等，先生本無財力足以支持其辦報之願望，以故每辦一報時，皆若筭路藍縷，以啓山林，數米為炊，忽如盛宴，精力所瘁，大業終成。而於報紙之編採、校印、發行，以及報社之管理，行銷之宣傳，無不熟擅而親任之，專精知識，過於常人，非徒恃其志氣毅力而已。

民國初年，軍閥之氣燄盛張，自由與人權之追求，殆如夢囈，先生於北京辦

報，素以態度強硬及事不妥協著稱，軍閥有以津貼報紙為名而行賄賂報紙之實者，則痛斥而峻拒之，時張宗昌雄據北方，藉故連殺報人邵飄萍、林白水，並繫先生於獄，將遭不測，經萬死之地，倖獲一生之路，事之危殆，非人所堪者，而先生之意氣曾不少衰，口誅筆伐如故也。十六年起創辦民生報於南京，汪精衛為行政院長，部屬貪瀆事發，畏先生提其醜，先誘以利，繼脅以威，先生大憤曰：「汪某僅權傾一時耳，成某可終身為記者也。」堅不屈，終致入獄，報社遂亦封閉，此固為先生堅守新聞道德之表現，實亦為高尚之人格有以致之。蓋先生護身持正之精神似儒家，勤儉救世之苦行似墨者，而辦報創業之理念，則極能符合民主法治之要求，此其所以宜為新聞事業之鉅子，而一生行事，尤足以為報業人員之楷模也。

先生在北方期間，曾入北京大學攻讀中文，既畢業仍回報界，感於新聞人才之缺乏，因於民國二十一年在北平創辦私立世界新聞學校，為我國報史，首開新頁。二十七年應聘為國民參政員，三十六年於北平當選為立法委員，三十八年北平易色，先生所經營之世界日報悉被劫持，離平前夕，誓言「他日當重回北平接收吾報」；今者神州澄清有望，而先生已歿。七十七年臺灣解除報禁，先生即日扶杖申辦臺灣立報，時已九十一歲矣。先是，於四十五年在臺創辦私立世界新聞職業學校，越二年改制為專科，越三十餘年，今始獲准改制為私立世界新聞傳播學院，皆先生苦心經營之功，惜乎倡其始而不及見其成耳。

辦報與興學，固為先生平日兩大志事，終身樂而不疲，其在立院四十餘年，則視為國民應盡之言責，謬誤剛正之態，曾不稍易其特立獨行之風，國大代表龔德柏、立法委員馬乘風之繫於軍人監獄也，數年仍難定讞，時人無敢仗義直言者

；先生初抵臺，即以「不審、不判、不殺、不放」相質詢，不數日龔氏獲釋。雷震案發，復大聲呼籲應由軍法移交司法審理，朝野咸為震駭，其言也正，其聲也宏，人皆危之，先生怡然也。先生對辦報視為畢生志業，來臺初雖因法令所限，未敢如願，但對新聞事業，仍極關心，除在立法院為新聞自由，對出版法之製訂提出質詢外，並主持新聞評議會，於匡正言論，多所貢獻。而逝世前仍任新聞學會榮譽顧問。先生體極魁梧，多秋肅之氣，而富春溫之心，公正不阿，惟義是從，雖於家庭子女亦然。或謂先生過「儉」者，自奉極薄而涓滴歸公，故敢屢為創建事業之資助，過儉云乎哉！或謂先生過「勤」者，逾九十之齡而猶躬親瑣務；然勤為養生養德之方，天錫大車，其來有自，過勤云何哉！故真敢知先生者，僅敢以「大勇」「大仁」許之，歷萬難以持其志，經百死以創其業，絕而復續，敗而復來，此豈非大勇者乎？仗義以伸其理，排難以舒其困，其因政治問題出獄而無所歸者，先生多聘為教席，委以工作，以平社會怨憤之氣，此豈非大仁者乎？嶙峋風骨，非僅足以自豪，其將與中國報史之永垂不朽也宜矣。

先生初娶楊氏，繼娶蕭氏，留學法國，為大學教授。老復喪偶，續娶中興大學韓鏡良教授為妻。有子女五人，楊氏生長女之凡，為傑出藝術家，入法蘭西籍，次女幼殊曾為大陸外交官。蕭氏生子思危為大陸化工專家，三女嘉玲，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世新教務主任、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及商學院院長等職，長侍先生之側，襄理事業。幼女露茜，美國社會學博士，任教於加州大學洛杉磯校，為加大環太平洋中心創辦人，先生體力衰退後，經常相召返臺協助工作。一門俊彥，庭訓留芬。先生本為千秋之報業而生，而不與百季之生命俱歿，「老兵」凋謝，復何憾哉。

民國八十年二月先生自立法院退休，四月病逝於三軍總醫院，享年九十有五，卜葬於臺北深坑之墓園，深坑乃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在焉；絃歌之聲，朝夕相聞，先生精崑曲，擅吟詠，曾有句云：「江山信美吾思蜀，薪膽於今孰沼吳。」臺海為先生半生棲遲之地，亦新聞傳播學院又為先生最後之目標，久客如家，心願皆了，魂兮來歸，其將安於斯土。

典型足式

黎東方

成舍我先生一輩子只幹了一件事，鏗而不捨；而且一輩子堅守原則，以弱抗強。他在這個惡濁世界匆匆來去九十四年，留給我們一個「聰明正直而一」的典型。他作了孫中山先生所要我們做的大事，他的榜樣，我們應該效法。

我是他的文章的讀者，也是蕭氏夫人的同學。我曾經有幸與他會談，獲益甚多。我們紀念他，最好用我們的工作成果，我們的言行，我們的態度。

敬悼報界大老成舍我先生

王康

最近兩個月以來，在臺灣的中國第一代報人中有兩顆巨星的殞落，一位是前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先生的病逝于前，另一位就是臺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創辦人成舍我先生羽化登仙於後，使所有海內外大眾傳播界人士均深感哀傷！

論辦報經歷，成舍我先生比馬星野先生出道更早，所經歷的風險更多，而且更富于傳奇性。成舍我先生出身於北京大學，「五四運動」後不久就在北京辦報。當時的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欺凌，內遭軍閥的割據，使國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袁世凱死後，經常易主。皖系的首腦段祺瑞，直系的首腦曹錕、吳佩孚，倒戈將軍馮玉祥及奉系首腦張作霖及其部將張宗昌等，實際上都做過北京的統治者，在那些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從事新聞事業的文化人，過的是一順我者生，逆我者死的生活。當時的名報人林白水、邵飄萍就是得罪了北洋軍閥而遭槍殺，成舍我隨後也因新聞及評論為當時的平民說話觸怒了狗肉將軍張宗昌而身繫囹圄，並已定期槍決，幸而此案被清末民初我國外交界耆宿孫寶琦知悉，孫氏立即向張宗昌據理力保，想不到這個殺人老粗對孫氏向極尊敬，於是命令他的軍法處長將成舍我護送到孫府，並要求孫氏寫一張「收到成舍我一名」的收據，成舍我才免于死。這是民國初年傳遍故都的政壇佳話，七十歲以上的海內外高級知識份子，可鉅記憶猶新。此種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及威武不屈的精神是成舍我在北京、上海及重慶、南京等大城市先後辦報成功的主要動力。

成舍我是辦報全材，他不但能採能編能寫社論，而且對發行及廣告也是真正的內行。此外，他對排字、拼版及印刷技術也完全精通，據我所知，在臺灣的報老闆中，只有前中華日報副社長兼南版主任徐詠平可以和成氏抗衡。徐氏亦于去年冬天病逝于北，這也是我國新聞界的一大損失。

成氏以節儉著名于我國新聞界，在他手下工作的記者、編輯主筆及經理部門員工都要一物兩用，不能有任何絲毫浪費行為，譬如用電話，只能談公事，不能私用，報社飲料只供白開水，如要喝茶，請自帶茶葉到報社來。三十餘年前謝世的中央日報名主筆王新命是成舍我在北京辦報時的老搭擋，王氏當年一談起成舍我過份節約的軼事，就會引起中央日報編輯部同仁的大笑。

成舍我處事嚴肅，但也有其幽默的一面。民國三十六年秋天，我國海軍某艦在南沙羣島捕獲一隻形似大烏龜的「玳瑁」，在南京招待記者，中外記者都發了新聞。成舍我在北京辦的「世界日報」駐京記者某君也拍發了「專電」，說海軍在太平島上捕獲了一隻烏龜，該報編輯全文照登，並做了「我海軍在南沙羣島捕獲大烏龜」的醒目標題，次晨成氏看了自己的報紙後再看張明偉主持的「華北日報」及其他報紙，都說是「玳瑁」。成氏乃自擬一電稿發給駐京特派員，文曰：「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何故」？那位特派員如讀過李商隱的詩「海燕雙棲玳瑁梁」，就不會鬧此笑話。

成舍我初到臺灣時，除任立委以外，一心一意想辦報，可是當時報禁未開，不得已而求其次，創辦了世界新專。四十年来他為我國新聞界培植了數以萬計的傑出人材，該校畢業生現遍布全世界，其影響的深遠，超過辦報數百倍。用兩句成語來形容其成就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愧對舍老

齊振一

對我這個以記者為終身職業的人來說，成舍老不但是我最景仰欽佩的先進前輩，而且他與先父交誼非淺。他們在立法院同為民主自由而奮鬥，雷震籌組中國民主黨時，他們均為核心人物；舍老而且被內定為新黨未來辦機關報的當然主持人，舍老為當道所嫉，欲在臺灣辦報而不可得。

一九五七年，我在臺灣新生報做記者，與江德成兄均兼差為香港工商日報撰寫臺灣通訊。德成兄寫了一篇有關三軍球場的報導，對許多不合理的怪現象有所評述。當年紅極一時的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胡偉克，專橫跋扈，仗恃蔣經國主任的寵信而目空一切，看到居然有人敢議論他主管的業務，即運用影響力壓迫德成服務的中央日報把他開除，掃地出門。我也受到池魚之殃而被新生報強迫辭職。舍老獲悉後，因當時世新正籌劃改制專科，即透過先父勸我考慮出任世新編採科主任（後由常勝君兄出任）；我因自己不是新聞系科班出身，自覺不適任而婉謝。而且我也嚥不下這口氣，不肯離開現沒的外勤工作，隨即受大華晚報之邀，到大華擔任副總編輯（德成兄是總編輯），主管採訪業務。

一九八一一年我們在洛杉磯辦「加州日報」（即「論壇報」前身）財務情況極差，瀕臨關門邊緣，舍老正好訪美來洛，我們邀請舍老蒞社講話；他對我們超然於兩岸政治之外，辦一份不偏不倚的獨立報紙的宗旨，非常贊許，並表示願投資美金一百萬元，使「加州日報」好好辦下去。但是由於世新是財團法人組織，投資要經主管官署教育部的核准；政府有關當局一聽舍老要在美國辦報，嚇了一大跳，當然立刻批駁不准。「加州日報」終於壽終正寢，隨即改辦每星期出版的「

論壇報」，掙扎了幾年，終在一九八八年停刊。

八八年我回臺北，到花園新城看舍老，他問我敢否回臺參加「臺灣立報」工作。我說，在長者面前雖不敢說老，但我年近七旬，每天熬夜的工作，恐難勝任；舍老恤念實情，未再相強。

舍老做記者，大義凜然，辦報興學，卓然有成，實在是新聞界的楷模。我這一生工作未離新聞圈，庸庸碌碌，一無所成。雖然曾有三次追隨舍老學習的機會，惜均未成事實；回想起來，也祇敢說是命運的安排了。

對於我極欽敬的舍老世伯，心中總不免有幾許愧對與歉疚。我衷誠的祝禱他老人家在天上安息！同時殷盼他的在天之靈，保佑呵護他所愛的新聞事業與新聞教育。他是新聞界的完人，此生應無憾矣！

（九一年四月十九日於洛城）

泰山北斗，新聞巨人

陸鏗

提起成舍我先生，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可稱之謂「新聞巨人」。這不單指他體態魁梧、堂堂丈夫，更主要的是他在中國新聞界樹立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光輝典範。

一九三五年，成舍我先生在南京發行的「民生報」上揭露了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時的屬下政務處長彭學沛貪污案。彭控告成於南京法院，對簿公堂，轟動一時。因成站在正義的一邊，彭原估計可利用官威壓成，後見形勢不利於己，乃撤回告訴，成大獲全勝。汪精衛認為丟臉，惱羞成怒，命令南京衛戍司令部封報、捕人。成舍我先生出獄之前說了一句永留新聞史冊的話——「我，成舍我可以一輩子當記者。你，汪精衛卻不能一輩子當行政院長。」果然，就在那年年底，汪精衛被刺受傷，下臺出國療養去了。

在這之前，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張宗昌，為了扼殺公正輿論，殺了「社會日報」的林白水，接著又逮捕了成舍我先生，幸得各方援救，加上事情發生了微妙轉折，舍我先生轉危為安，否則他就成了邵飄萍、林白水之後，死於北洋軍閥屠刀下的第三位新聞殉業者了。

張季鸞先生生前有句名言：「沒有坐過牢的記者不是好記者！」。這當然是指在缺乏新聞自由的年代那一種社會情況下所說的。成舍我先生不僅坐過牢，而且幾乎被殺頭。每一次的橫逆，不但不敢挫傷他的銳氣，反而增強他的鬥志。就

這一點來說，舍我先生對我起了言傳身教的作用。我每一坐牢，想到舍老針對汪精衛的那句話，馬上感到一片開朗、信心十足，小小監獄也就置之等閒了。

我是在抗戰時期在重慶認識成舍我先生的，一九四五平，我在歐洲出任中國駐歐戰地記者時，膺命兼任了重慶「世界日報」駐歐特派員，因為這一淵源，所以到一九四八年，舍我先生決定在南京復刊「民生報」時，他便邀約李荊蓀、朱沛人和我三人跟他合作，正積極籌劃時，國軍在淞蚌會戰失利，南京已在共軍威脅下，舍老遂決定復刊之事作罷，請我擔任北平「世界日報」駐南京特派員。當時，我因揭露孔宋貪污案，已辭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的職務。我說：「做特派員可以，但採訪新聞必須有輛車。」他馬上一口答應，而且把司機蔣寶華叫到面前說：「從明天起，我的車歸陸先生使用！」那是一輛剛進口的紫紅色INUSO牌美國轎車，非常漂亮。有一天，蔣寶華開車載我到外交部採訪，在外交部對面的公共汽車站見到舍我先生呆呆地在排隊，我讓蔣寶華把車停下，問道：「舍我先生，你怎麼會站在這裡。」他說：「我的車你用了，我只好搭公共汽車囉！」我說：「快上車，快上車，我們先送你。」上車後，我自然地流露出既崇敬又責備的口吻跟他說：「您為什麼不另外弄輛車，這樣虐待自己呢！」他報以微笑。正如先生行狀中所指出的「或謂先生過『儉』者，自奉極薄而涓滴歸公，故敢屢為創建事業之資助，過儉云乎哉！」

綜觀成舍我先生的一生，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當代中國新聞傳播界半個多世紀以來，真正稱得上泰山北斗的，只有成舍我是歷史的見證人。

第一、他時跨五個時代，包括清朝、孫中山、北洋軍閥、蔣介石、毛澤東、

直到共產黨控制大陸，國民黨偏安臺灣。

第二、終身奉獻給新聞事業（包括新聞教育）；十六歲入行，九十四歲逝世，在新聞戰線上奮鬥了七十八年，他的「新聞齡」不僅在中國報人是最長的，在世界報人中也不少見。九十三歲的高齡，還上班看報紙大樣，這更是絕無僅有的，至於他自奉之儉樸，簡直驚人。

第三、他是報業經營的全才，採訪、編輯、校對、社論撰寫、報業管理、發行、廣告，乃至印刷檢排，無不親力親為，專精知識過於常人。二十年代，在北平跑新聞，被同業視為「新聞虎」，一向頗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氣概，在新聞界有「大炮」之稱的龔德柏先生，在其回憶錄中也不得不稱道：「成舍我外勤活動能力非常大。」

第四、他能團結使用各種不同立場、觀點的人。比如龔德柏就同他合作過，現在臺北有黨國大老之稱的黃少谷先生，也做過他的記者；鼎鼎大名的張恨水，做過他的副刊編輯，中共法學專家張友漁，兩度做過他的主筆；被中共稱為「傑出新聞事業家」的薩空了做過他的記者和編輯。其他像卜少夫、宦鄉、吳廷環、朱沛人等，直到現在在臺北跟他辦「立報」的一批年青人，很多都是新聞界的佼佼者。談到政治立場，則是左、中、右、獨，無所不有，反應了成舍老的博大胸襟。談起「兼容並包」，在教育界首推蔡元培先生；在新聞界就非成舍我先生莫屬了，這點從世界新專聘請一些對國民黨持不同意見的學者擔任教職也反映出來。

第五、他辦報奉行獨立、公正的原則，做到不黨不私。他對接受軍閥官僚津

貼、賄賂的同業向來加以鄙視。他在去年十月於臺北花園新城寓邸中，跟我談起他一生辦報、辦新聞教育最自豪的事，就是沒有接受過任何方面的津貼與資助，因此可以抵制任何勢力的干擾。

看成舍我先生的一生，可以用詩人岑參的兩句詩來概括——「君不見，拂雲百丈青松柯，縱使秋風無奈何。」，對於成舍我的朋友和所有的世新校友來說，都會為他老人家感到驕傲。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於加州

悼念老校長成舍我先生

張慈涵

在洛杉磯讀華文報，驚悉成舍我先生逝世於臺北。雖然他克享期頤之年，將震耀後世，毫無遺憾，又何須我頌揚；但我畢竟在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簡稱世新）執教達十四年之久，注事歷歷，如在目前，能無感念乎！詩經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我在大學讀書時期，即聞成先生的聲名，是北京的名記者，在軍閥壓迫之下，創辦報紙，剛正不阿，為維護新聞自由而艱苦奮鬥，故我從青年時代起，內心即對成先生藏有一分敬意，在臺北相識以後，視之如長輩，執禮謙恭，始終不渝。

我於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遷臺，不久便聽說臺北郊外的溝子口有一所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是臺灣唯一的新聞學府，但我實未曾去訪問。

公曆一九六一至六二年，我應美國國務院邀請，來美考察廣播電視，並因我服務的機構中國廣播公司（簡稱中廣）正擬籌辦電視，也進了波士頓大學大眾傳播學院研究電視節目製作。返臺後，因老友姚善輝兄正擔任世新廣播電視科主任，邀我去該校演講一次。我問要講什麼題目？聽講者又是那些學生？那時，國內的人對於由 Mass Communication 翻譯而來的「大眾傳播」名詞，猶未確定。所以，善輝兄說：最好講大眾傳播學理及其重要性；至於聽講者，都是廣播電視及新聞編採兩科學生。我答應了，那是我第一次去逝新，也是第一次知道溝子口在什麼地方。

接著不久，善輝兄說：成校長在家裡請客餐敘，我是被邀的客人之一。卻之不恭，我也跟著善輝兄去了，就給了我一份聘書，聘我為世新廣播電視科（簡稱廣電科）的兼任教授，每週教「廣播概論」二小時。在席間，我第一次認識蕭宗謀先生。日後，他成了我在世新最欽佩的知己朋友。翌年，他出任世新夜間部主任，又邀我去教書，我因晚上閒暇較多，未予推辭，所授的課程較多，甚至也教過「廣播英語」。以上是我在世新發生關係的開始，時間是一九六三年的秋季，做教授很單純，和校長見面的機會很少。

其後，善輝兄因在臺灣電視公司的職務忙碌，辭去世新廣電科主任之職，後繼乏人，彷彿記得，有一段時間，科主任一職是由校長兼任的，當然不是正確的辦法。於是，一再徵詢我願否接任。我因本職是在中廣，很忙，均予婉辭。直至一九七一年，我因參加籌備中國電視公司之事不很順利，心有所感，蕭宗謀兄又代表校長來請我做廣電科主任，我無意中說了一句「讓我考慮一下吧。」不料數日以後，忽接成校長一張請柬在中山北路一家餐館吃午飯，我也去了，安排席位的時候，要我坐首席，並有人笑著說：「校長今天請客是為了你。」我愕然。席散時，給了我一張聘書，聘我為廣電科主任。飯已經吃下了肚子裡，我是很重情面的人，不得已祇可勉強接受，這是我擔任科主任的經過。

做了科主任以後，我和成校長接觸的機會較多，尤其是每週一次的校務會議，必須出席。我一向主張學習廣電，必須理論與實驗並重。廣播呢，已經有了對外廣播的世新廣播電臺，造就了很多專業人才。電視呢，必須有機器和播映設備，而這些設備十分昂貴。為了建立兩個攝影棚，我向校長一再申請准予購置，他

是浪節儉的，雖然每次都費了我不少唇舌，但最後總是允准的。課程方面，教育部邀請世新和國立藝專各派代表去部裡會商。那份三學年的課程表，也是教育部的
主管官員、藝專代表，和我三人厘訂公佈的。大原則仍為學理與實驗並重，以
符合論語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所以廣電科畢業學生，都能手腦並用
，懂得如何操作，也瞭解理論，比較其他大專學校的同類學生，每勝一籌。社會
上有些人批評我在中廣擔任副總經理，並在中國電視公司擔任主任秘書及節目部
經理之時，引用了許多世新畢業生。其實，都是他（她）們憑自己能力投考錄取
的。我無偏無黨。我關心他們，卻沒有因偏愛而私心自用。今天，凡瞭解我個性
的學生都知道。

我於六十五歲從「中視」退休，因子女七人都在美國，寂寞不堪，不得已而
移居洛杉磯。辭去廣電科主任一職，也是請蕭宗謀兄事先向成校長說明苦衷的。
歲月如駛，迄今以十四年了。其間，成校長曾幾度來洛杉磯，每次總偕其夫人韓
教授親臨我家探望。最後一次是井迎瑞同學陪同前來的。見面之時，校長的第一
句話就是「我請井同學回臺任廣電科主任。」我立即回答：「深慶得人」，並當
面勉勵迎瑞努力對母校作出貢獻。

雖然，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經的旅程。但回念在世新教書達十四年久。而今
，成校長已歸道山，從此再不能見面、安得不悼念乎？！

我一直以「校長」稱呼成先生。他被推為董事長後，我曾向他說：「我不習
慣改變稱謂，我永遠稱你為老校長可以麼？」他一笑表示同意。所以，我在本文
內仍稱他為成校長，而不稱董事長。這是習慣難改，請讀者原諒。

古書上云：『剛無欲，強不屈。』成校長很注意節省開支，所以，世新的基金雄厚，但校長自奉極為節儉。就經費的積餘，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作為世新的經濟基礎，未曾分文入私囊，這就是『無欲』。他個性剛強，從事新聞工作，決不屈於權貴，他真是一位強人。願我世新同學永遠以校長為楷模，要效法他的做人做事，也祇有這樣，纔足以紀念成校長。我忝為教師之一，亦以此勉諸同學，當作昔年我在課堂上講的話吧！

悼念新聞界耆宿成舍我先生

蕭一葦

成舍我先生於四月一日病逝臺北，哲人其萎，慟悼彌殷。成先生雖然是新聞界耆宿，而且是我的小同鄉，但我卻到民國三十五年在北平才知道，當時他在北平辦世界日報，我到報社去拜訪，他外出未遇。到民國五十六年，由曾約農先生之介，我才認識，那時我從軍中退休，想找點事做，但因受孫立人將軍的影響，被人視我為瘟神魔障，「十叩柴扉九不開」，到處碰壁。成先生竟膽敢要我在他手創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簡稱世新）兼任國文教師。從那時起，直到民國七十年五月，我移民來洛杉磯止，凡十四年，中間有一個學期未教，因我原是講師，大約教了三五年。友人張齡說我還是講師，簡直糟蹋人才，豈有此理！我這辣椒脾氣，經人燒火，氣得鼻孔冒煙，當下把聘書退回，事後世新同事彭楚珩教授知道了，責備我說：「成校長是你的同鄉長輩，論年資，你憑什麼向他擺高姿態？而且你的政治環境，人人對你敬而遠之，要這位不信邪的先生，才敢用你，你不認他為感恩知己，反而這樣對他無禮，太不應該了。」經他冷水一澆，我頗自悔責，大約一兩月後，我在松山機場，無意中瞥見成先生，我正要閃避他，他竟然大聲叫「蕭老師，下學期你要回來啊。」下學期聘我為專業講座，支副教授待遇。嗣又改為特約講座，有時還要我到家裡閒談。我來美前向他辭行，他說：「我實在捨不得你們離開我呀！」他每次來洛杉磯，總要來看看我，前幾年來，送一本「世新三十年」紀念冊給我，并親筆題「一葦教授存覽，舍我敬贈」字樣，還說：「學生們都懷念你，如果你能回去多好啊」，想不到那次便成了永訣，長者

風範，感人至深！

成先生創辦世新的目的，是在培養「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健全新聞人才，供自由中國及反攻大陸後，建立新聞自由及健全新聞事業之用。以為實現健全民主政治之基礎。開創之始，慘淡經營，費心盡力。當初校舍只是四間平房，校長、教職員、乃至工友，有時成先生一身兼任。經濟公開、費用樽節，每月成先生也同教職員一樣，到會計室領薪水。學校經費困難，絕不用什麼名義向學生家長樂捐。現在呢，由四間平房變成譽舍櫛比的學府，擁有八萬多坪土地，建築物一萬多坪，基金和不動產合計約二十億元以上，若不是成先生的苦心經營，大公無私，昌克臻此！

在教學方面，成先生特別重視國文，他說所謂專科，是專一枝筆，和專一張嘴，如果文理不通，筆寫不出，嘴說不清。所以每學期將告結束，教務處通知國文老師，將本學期作文最好和最差的學生各選三名，連同全班的作文本送到教務處，彙呈校長逐一查閱。考試委員成暢軒先生和我說：「有某教授學問好，名氣也好，在世新教一季，成校長就不續聘了。問成校長是什麼原因，成校長說，他學問好，對我的學生沒有好處，他教一季，學生的作文本只改了一本，一本只改了一篇，一篇只改得一個字。」可見得成先生是確實查閱的了。我曾經和成先生談到現在學生國文程度低落，我剛教課的一兩季，還有能寫文言文的，現在沒有一個了，江河日下，伊于胡底？成先生感嘆的說：「潮流所趨，無法挽救，一班六十個學生中，能有五六個國文程度好的，就不錯了啊！」又問我現在教的這班學生怎樣，我告以邱秀文、凌晨兩人最好，最有前途。他說：凌晨這孩子很有志氣，但教育部以其超過學齡，不准入學，殊不知所謂學齡，是為男孩子服兵沒而

設此限制的，女孩子不要服兵役，超齡有什麼關係，曾經有位六十多歲的退休小學校長，入臺大就讀，新聞界大肆宣揚，這不是鼓勵超齡嗎，我持這理由和教育部纏訟許久。教育部無理反駁，才准這孩子入學，說起來教育部有些制度不切實際，又如教授送審這個制度，他們不知道中國的讀書人，多自有其風格，凡是真才實學的人，多不願受屈於人，譬如我們學校的阮毅成先生、胡秋原先生等，不但學問好，而且平職又高，教育部擔任審查的人，說不定是他們的徒子徒孫咧，要後輩審查前輩，不是笑話嗎？

世新自創辦迄今，有三十五年了，畢業的學生以數萬計，在臺灣各公私機關服務，全省各大報紙、各廣播電臺、電視臺、各圖書館、各公共關係室，及規模較大之電影製片廠、印刷廠多有世新的畢業學生，我在臺灣的時候，有人對我說：「你們世新用人海戰術。」而且都敢堅守崗位、樂業盡職，其刻苦負責的服務精神，贏得社會的嘉許與鼓勵；出國進修的學生，也多卓然有立。所以成先生的教育是成功的，對國家社會貢獻之大而且多，是肯定的。

成先生的一生，可說是傳奇式的，在北洋政府時代，那些軍閥、貪官污吏，無法無天、魚肉人民，成先生每每在報上大張撻伐，軍閥們恨之入骨，欲殺之而後甘，所以成先生幾次死裡逃生。汪精衛當行政院長，他手下的總務處長貪污，成先生在報上揭發，汪精衛和他在法院大打官司，後來汪精衛派他的心腹唐有壬對成先生說：「你區區一個新聞記者和一個行政院長去碰，你當心碰得頭破血流呀！」成先生說：「我如果怕頭破血流，就不會當記者，我的新聞記者可以當一輩子，他的行政院長不可敢當一輩子！」成先生還有許多冒險犯難的軼事，散見于雜誌報紙的記述，于茲不贅。

成先生的節儉是有名的，也有不少趣聞：民國三十五年，我國海軍在南海捉到一隻大烏龜，新聞報導說是大玳瑁，成先生判斷是烏龜，拍通電報給南京中央日報社長馬星野先生：「人皆曰玳瑁，我獨烏龜」，成先生到南京，馬先生開玩笑：「成先生你爲什麼是烏龜呢」？成先生說：「上句既有曰字，下句的曰字可以省掉，可省好多錢」。他的女公子結婚，親友送禮金一百元的，他退還五十元，說一百元太多了。

綜觀成先生生平，可以說聰睿明哲，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剛毅強固，足以威暴懾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成先生雖已離人間，而他的德業事功，永留塵世。望我世新同學，繼成先生，發揚而光大之，僅撰一聯，據我哀思。

惟公擅文章經濟長才，正固操存，放眼時人誰伯仲。

識我當屯亶撼頓厄運，許與氣義，感恩知己倍傷悲。

老校長，您好！

周黎梅華

「喂，梅華嗎？」

「啊，老校長，您好！什麼時候來洛杉磯的？」

多少年來，成校長舍我先生每次蒞臨洛城，一定親自搖個電話給我，告訴我們他來了，每當我安排校友們聚餐時，他老人家一定囑咐再三，不要同學們破費太多，主要的目的是和大家見面談談。餐敘時，同學們一口一聲地「老校長，您好！」，應得他老人家笑不攏嘴，而端莊嫺雅的校長夫人——韓老師也經常陪伴在旁，笑咪咪地招呼著同學。老校長非常關心洛城校友們的生活、學業、事業，他總是全神貫注地傾聽同學們的發言，就像我們當年在學校時一樣，聽到我們讚賞學校，他會微微而笑；聽到我們有不滿之處，他會侃侃解釋。老校長在一般同學的心目中是比較嚴肅的，但他對出了校門的校友就待之介乎子姪亦友間，經常是笑容滿面，我們也就比較能夠坦陳一切。至於他幾十年來有名的「節儉」本色，是他一生奉行不輟的經濟原則，可是校友會同學請他捐贈球衣，老校長在瞭解情況後，也一諾無辭地趕著寄來兩季球衣，甚至在球賽時親自出馬為「世新」校友隊加油，賽後還邀請大家飲茶，以示慰勞。每次有校友回臺，只要他知道了，一定約請在臺的校友一同聚餐，交換彼此的經驗心得。

老校長一向對學生要求甚嚴，可是他也最樂意栽培學生，即使為信任學生而吃虧上當，他也無悔，就是「癡心父母」的懷抱，只是這一切都被他嚴肅的外貌

所掩，不容易被人瞭解到。以他對洛城世新校友會的感情來講，就如前任校長洪為溥老師和師母常提到的，自從七八年南加州世新校友會成立後，老校長到美國洛城的意願就非常高，對海外的校友能夠團聚在一起，他認為是非常有意義和開心的，甚至他老人家從臺北避壽到洛城，我們在此替他祝賀，他也是滿心歡喜。

老校長一生報人，辦學也為辦報，在洛城的講話中，一再提到兩大心願，一是學校改制，一是再辦一份報紙，在他有生之年，也都完成了。以他九十歲的高齡，據聞他老人家依然每天仔細閱讀校對學校刊物「小世界」和再創辦的「立報」，這種幾十年對新聞工作熱愛認真、始終如一的態度，又豈是一般人所能及。只希望在他眾多的學生當中，我們能有人真正承繼和發揚他的「報人」精神。從一幅老校長的題字上，可見他的精神抱負一斑，敬錄於此，願我們共勉之。在洛城，雖然明知道當電話鈴聲響起，再也不會是他，可是那句「老校長，您好！」，總也常在心中。

九一年四月於洛城

六十到頭終強項用放翁句
 敢持履劄報先親履劄
是非不可阿附生逢戰亂
 傷離散老盼菁英致
 太平壯志未隨雙鬢
 白孤忠永共萬山青
 隔洋此日尚垂念頌
 健差堪慰故人

丁巳初秋六十初度適祇
 遊美西於洛城至金山適
 中口占一首自壽錄供
 梅華同學存念

成念我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二月二十日台北